

從高醫到哈佛  
林碧憶

阿美族名：Lapic Kalay

我是一個正港鄉下長大的小孩，從小被屏東的太陽曬得皮膚黑黑的，而台東池上大坡村(Kawaliwali，阿美族語)則是賦予我原住民族身分情感認同的所在處。Kawaliwali 是阿美族語東方的意思，阿美族人在大坡村是主要的居民，大部份的阿美族人住在大坡村最密集的位置，少數客家人住在山上或邊緣，大坡村有個天然湖泊—大坡池，大坡池內有豐富生態，水鳥、魚類、蛙類種類繁多，適合從事賞鳥、釣魚、生態觀察、騎腳踏車、健行等活動，這樣的自然環境讓我喜歡奔跑在台東的山林小溪間，也因此鍛鍊出很結實的小腿。小時候的專長是包檳榔，因此被鼓舞當檳榔西施的我，怎麼也沒想過會可以踏入哈佛這個學術的殿堂。是高醫，給了我機會，培植了我。

想就讀高醫的念頭，是因為看到了高醫網站上張貼著與哈佛大學交流的訊息，沒想到在台灣南部，就能體驗到那在地球另一端培育美國重要人才的教育搖籃。高醫的視野吸引了我。

我有著與一般台灣學生不一樣的背景與身分，在阿美族與客家氛圍鄉下長大的我，有著原住民族奔放熱情的性格與客家克勤克儉的習性。而在 15 歲那年，因為有個好學的媽媽，努力不懈的申請到留學獎學金，帶著我與妹妹到美國攻讀博士，因此讓我有機會體驗大家想追求的“美國夢”—那種，只要肯努力，每個人都會有出頭天的可能。在美國完成了高中與大學，之後也順利進入美國 3M 總公司工作，我就這樣在美國過著安穩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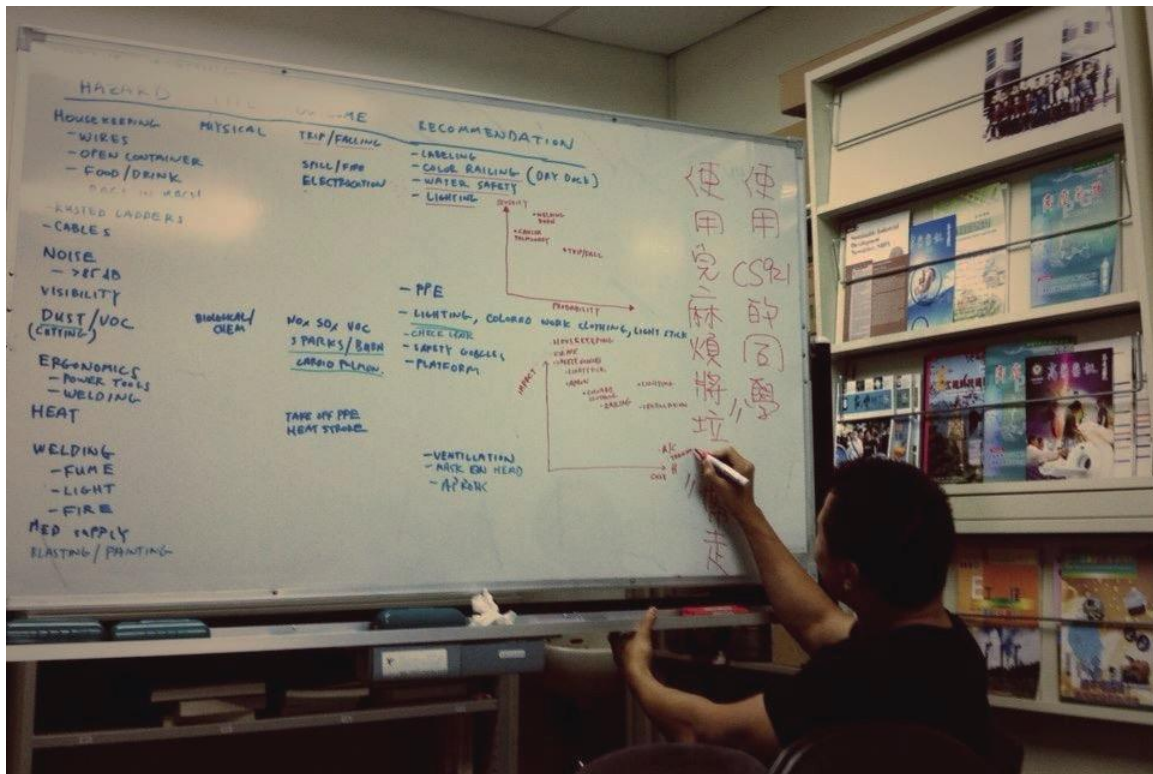
在 2007 年因為家庭的因素，我決定回到台灣。回到的台灣適應期是一種挑戰，我先在台灣大學基因體研究中心做研究，但是，台北與屏東的距離，讓我感覺離家還是不夠近。家，是我們阿美族人人生哲學的本位，阿美族的群聚生活，讓“家”成為我生命中的必要元素。為了離家近，我選擇回到南部。當時的我覺得很慶幸，在南部，有高醫這個五臟俱全的醫學中心，讓我能繼續做生物醫學研究。

在高醫工作的那一年，我從事癌症相關研究。因為看到高醫與許多友邦國家醫學交流的成果，讓我對公共衛生燃起了興趣，因此決定申請高醫大的公共衛生碩士班。在兩年的碩士期間，有如求漿得酒。我不但讓我在學術與研究上有所精進，讓我最認為獨一無二的，就是能參與到高醫的原住民族學生社團—山杏社。我在高醫看到了多元，看到了創新，看到了專業，我更感受到一種家的感覺。

進入了哈佛，我攻讀環境與職業分子流行病學博士班。常常有人問我，到哈佛有什麼感受，我都回答 - 到了哈佛，就好像走入了學術界的迪士尼樂園。每個人都是帶著興奮雀躍的心來到這，身邊時時都是被五花八門的知識圍繞，美不勝收。雖然

扎實的課程常常會讓你到半夜都還無法入眠，但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同儕一同在這樂園努力，往前的動力，就像放在南台灣的太陽能板，不斷地充電。正因為哈佛匯聚來自世界各國頂尖的好手，這些精英很聰明又態度積極，同時蘊含著各式各樣的經驗與能力，這樣的學習環境讓我不敢鬆懈，像是走在荊棘的道路上，但卻又有閃亮希望的雲霧裡，如豹小心地觀察與學習，期望在這裡善用這些不同人才的經驗與智慧，磨練自己思維的敏銳度。兩年下來，我看到，我學習到快速以及精確的思維跳動，但是最大的能量是來自不變的正義。

「台灣與哈佛最近的距離在高醫大」這句話一點也不假。在高醫大，讓我有機會向在哈佛受訓練的教授與醫師學習；在高醫大，讓我能與哈佛研究生一同研修課程（國際職業安全衛生實務課程）；在高醫大，還開啟了我走向哈佛這個學術迪士尼世界的可能。我很慶幸，我發現了高醫，也很感謝，高醫啟發了我。



就讀高醫公共衛生碩士班時，與哈佛研究生一同研修「國際職業安全衛生實務課程」。第一次見識到哈佛學生縝密有條理的分析，讓我肅然起敬。在那一刻起，我決定更精進自己！



2013 年新生入學，帶著興奮的心，在哈佛校園留影。